



星洲佛教雜誌

蕭慕迦

一、從頭說起

前些日子，突接香港內明雜誌主編沈九成居士來信，我想，他是爲了激發年輕人熱愛佛教文化探討興趣，給我一個學習寫作的機會，所以叫我寫點有關星洲佛教的報導文字，這可把我難倒了。

在以前，也許是輕而易舉的事，可是近年來，我的長輩深居簡出，所以我就沒有機會和以前那樣常跟到寺廟中去走動，對佛門之事，越來越隔閡，叫我怎寫得出呢？何況，自去年經過全國會考，升入萊佛士書院後，功課比較繁重，更無時間作多餘的課外活動了。

好在，常有師父們來我家，與長輩們剪燭西窗，因此對於此時此地的佛教界情形，依然時有所聞。既有現前「觀音」，何必遠朝「南海」。於是，我要求長輩詳作講述，由我記錄成文，以應沈居士遙囑雅意。

星加坡這個地方，根據古老傳說，原名叫淡馬錫（Tamasek），約在十六七世紀時代，有位住在蘇門答臘的國王，名叫山尼拉烏他瑪（Sang Nila Utama），因爲打獵闖進淡馬錫島上，看到一隻美麗的獅子，他認爲是個好預兆、好地方、便住了下來，建立了他的小王國，改國名爲星加坡拉（Singapura），意思就是獅子城。華文名字慣用「星加坡」或「新加坡」，簡稱星洲，又叫石叻。

一八一九年，星洲屬柔佛（Johore）蘇丹（國王）管轄區，

仍是個漁村面貌，原有的住民以馬來人爲主，也漸漸有了來自中國和印度的移民，當時的天猛公（酋長）阿都拉曼（Temenggong Abdul Rahman）是島上最高的行政首長。就在那年的一月二十八日下午，英國大商人萊佛士爵士（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）率隨員法奎爾（Farquhar）乘帆船在星洲登岸，隨即會見天猛公，然後請來柔佛新蘇丹東姑龍（Tengku Long），商量結果，萊佛士給東姑龍一大筆錢，把星洲買下來，闢爲商港。從此欣欣向榮，發展爲國際轉口貿易中心，成爲今天的大都市，躋於世界五大港口之列，已擁有現代化的箱運碼頭，寫下了一百五十五年光芒歷史。

別看星洲是個蕞爾小島國，地處 Equator 地球上緯線零度，土地才二佰二十四方公里，人口僅二佰五十四萬餘，可是位踞國際要衝，交通四通八達，市面一片繁盛，民風淳厚，氣候溫和，長年氣溫，常在華氏八十多度左右，故有「四季皆夏，一雨成秋」之稱。種族和諧雜居，華人佔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五，馬來人、印度人約百分之二十，餘爲楞迦（錫蘭）及白種歐人等。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，以轉口貿易作經濟命脈。近二十年來，由爭取自治到七年前成爲獨立國，政府銳意發展工業，吸引外來投資，凡外地人達到二十五萬星幣的投資額，便可爲永久居民，開拓裕廊，成爲工業重鎮。公私建築方面，更是突飛猛晉，特別是政府組屋，有如雨後春筍，插天林立起來，或租或售，價目低廉，每單位不及市價十分之三，解決了中下級層的住屋問題。

有好些齋堂中人，原有的道場因地區發展拆除，照樣可購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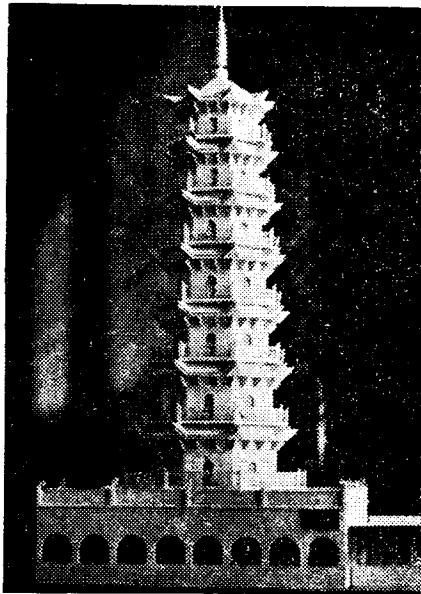
租政府組屋，掛起齋堂匾額，自修與外化，悉聽方便，只要不妨碍別人生活環境，宗教活動，絕對自由。儘管移民法令嚴格實施，普通人好難入境，而外地出家人要來星洲作長居，由當地寺廟或團體具備理由申請，可批准入境，至少為期一年，以後一年一次延續下去，住夠十年，可自動成為永久居民了。據所知，香港的優曇法師、台灣的能度尼師等大師，就是在這種法令下住了幾年了，後者還在直落古魯購屋子做道場，準備定居下來。

二、寺廟林立

任何地區的佛教發展狀況，大抵跟寺廟的發展分不開，這好像一間貿易公司，商行分佈得多，顯得生意興隆。放眼看看星洲的梵宮禪宇，真箇是琳瑯滿目，美不勝收，有的是一條街擺長龍似的寺廟，有的是一條巷擠滿了菴堂，有的是摩肩接踵的精舍，有的是望衡對宇建起蘭若，大街小巷，鄉村城市，梵唄之聲，响遍星洲，晨鐘暮鼓，處處可聞。

從可靠數字估計，全星洲大小寺廟菴堂，約在三千間以上，純佛教寺菴，少說也有一千間，帶點神教色彩而又奉佛敬僧的香火廟，多至一千餘處。剩下跳童扶乩的神廟，猶不在內。

在這許許多多寺廟中，規模宏偉，歷史悠久，而且具有叢林氣派的，稱得上是第一流首刹，那就非蓮山的雙林寺莫屬了。雙林寺在星洲早成為名勝古蹟了，可說是南洋羣島一帶，數一數二



世界佛敎大學紀念塔

的大道場，座落於金吉律大路邊，地點鬧中帶靜，風格古色古香，前端天王殿，中座大雄寶殿，後節祖堂、方丈樓，三幢一氣呵成。東西鐘鼓樓，勢成犄角，聳然矗立，兩旁寮舍疊接

，廊閣相承，丹墀磨石景飾，階道地磚鋪成。開山賢慧和尚，全部工程，由大護法劉金榜居士獨出鉅資捐建，經過因緣，頗饒神異。

那是在光緒二十四年——西元一八九八年，當時星洲首富劉金榜居士，夜來預得一夢，大意說：「不日有菩薩經臨此地，你得建寺請留供養」。越數日，適有福州怡山派系的賢慧和尚，偕已出家為尼的母與妹，由中國出發往朝仰光大金塔，回程路過星洲，劉居士喜從天降，迎請供養，馬上大興土木，廣造殿宇，匠工及建築材料，均來自祖國，極為講究。工未竣，劉居士的獨生掌珠，忽爾夭亡。她的父母在寺側另建一間大伯公廟，設「劉姑娘」靈位於偏堂，把她的骨灰特置小棺盛供靈桌之下。更不幸的是，賢慧和尚也許積勞成疾，淹然圓寂，他的親母與胞妹二尼，痛失親情，造反福州原藉，雙林寺交由怡山派人接掌。從此歷任住持，皆怡山一脈相承，成為子孫叢林制。現任住持永禪和尚，老成持重，梵行純淨。住眾二十多位，兩三位出家人，一位十四五歲的小沙彌，餘皆是上了年紀的優婆塞。早晚鐘鼓齊鳴，課誦不輟，很是難得。

一九六八年，星洲旅遊促進局為吸引外來遊客，發展地方名勝，斥資百餘萬星元，請台灣專家設計，在雙林寺前，造了個杭州西湖式花園，白石假山，小橋流水，把道場外景佈置得仙境一樣，遊客日增，香火更盛。然而，外景的美麗不能掩飾內部的陳舊，進入了七十六個年頭的雙林寺，顯得有點蒼老模樣，建築物不斷遭到腐蝕，因此常住逐年要撥出一筆修葺費。今年來，又把後面兩層樓的祖堂和法堂拆掉，用鋼骨水泥重建，需二十多萬星元，始克完成。

縱觀佛門道場，能與蓮山的雙林寺媲美，同列國家名勝地位的，唯有近年新興崛起的千佛山上的萬佛寺。論歷史，兩者的距離相差半個多世紀，講莊嚴，可就各有千秋，同樣受到現社會重視和遊人膜拜。為什麼千佛山萬佛寺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歲月裏，會有這樣快速驚人的成就呢？一是時節因緣成熟，及時向土地局請准建寺；二是地利的優越，和著名勝地花葩山脈相連相望；三



世 界 佛 教 大 學 側 面 外 景

是人和的巧合，得政府開發名勝之便，無條件貫通了各個山道馬路。有了這天時、地利、人和三個因素，再加上成元法師福德成就，於一九六三年開辦了千佛山，一九六六年在最高峯籌建了中國宮殿式的萬佛寺，挑角飛簷，高標特出，中供暹羅銅

佛，四壁滿掛佛像。翌年，星馬合併，在殿前曠地又添造一座寶塔，上尖下方，中分六面，揉合中暹兩國建築藝術，莊嚴宏偉，令人不勝欽仰。

從此，山蔭道上，遊人絡繹，佛寺堂舍，供住多位南傳比丘，每逢假日，為求法、拜佛、燒香、獻供的信徒，車水馬龍，好不熱鬧。一九六八年，在大殿後段復建雙層樓宇，上作圖書館、講舍，供人瀏覽，下為功德紀念堂。一九七一年春季，得社會聞人胡清才先生出資，開築一條汽車直通山頂的「虎豹路」，方便寺僧，惠及遊人。隨後，擴填山頂地段，造假山，塑觀音噴水池，遠眺海景，近觀山色，天然與人工配合，烘托得美極了。一九七二年，影業鉅子邵仁枚先生出資，裝飾萬佛寺殿頂整座瓦面霓虹燈，晚間開放，五光十色，萬紫千紅，彩色繽紛，猶如天宮梵宇，海上船隻，山下行人，看到這個奇景，無不嘆為觀止。今年

上半年住持成元法師，高齡七十五，費時三月，親手用洋泥鐵骨塑造三丈二尺長臥佛一尊，眼裝電燈，口置擴音機，彩色髹漆，極盡莊嚴。聽說，還要在兩端用鋼筋水泥造兩棵巨形大樹，為臥佛遮風避雨。景色上追雙林聖跡，永作衆生依恃。

在湯申路七公里附近一個郊區，有一個光明山，廣袤的山崗上，矗立着普覺寺，環境清靜，遠離塵囂。那是在一九二一年，鄭雨生居士獻地，閩南長老悲願，創立了這十方叢林，掛單接衆。再得胡文虎、文豹昆仲捐鉅資，於後山增建大雄寶殿。山前闢有放生池，一邊是龜、一邊是魚，分別盪漾在兩面不同的池塘裏，悠游自在，頤養天年。側路而上，排列着七八個化身窟，給僧俗人等解決身後事，為常住主要的經濟收入。聞常住有意改為電動化，以免搬柴運火的麻煩。

現任住持宏船法師，以雄厚魄力，在一九六六年，輕易興建了一座富麗堂皇的方丈樓，上下兩層，高廣寬大。到第二年，舉行傳戒大典，附設水陸法會，盛極一時，風聞遐邇。住衆約三十位，大半是上了年紀的老居士，出家大德四五位，多屬住持長老法眷。每月農曆二十七日，依例拜大悲懺，參加信徒，數以萬計，車水馬龍，途為之塞。

堪與普覺寺相提並論，等量齊觀的，是屹立另一郊區的毘盧寺，距市區九公里，山名天竺，緊靠在裕廊大馬路邊，交通便捷，地方寬大，一九四一年雪山法師開山，創業伊始，搭幾間亞答板屋，可惜，大功未成，法軀入寂。一九六一年，本道長老繼承遺志，把舊板草屋全部拆光，改用紅磚綠瓦擴建。毘盧殿、講堂、祖庭、經樓、寮舍相繼落成，梵宇縱橫，氣象莊嚴，掛單接衆，結十方雲水之緣。首座靜持老宿，年近九旬，自修以外，早晚功課從不間歇。本道長老幾位剃徒，多是修持有素，梵行清淨。與毘盧寺相對的，是松年法師中興的苦提閣，由宗鑑法師送出，一九六四年加建後樓，更顯得高雅別緻。

（未完待續）